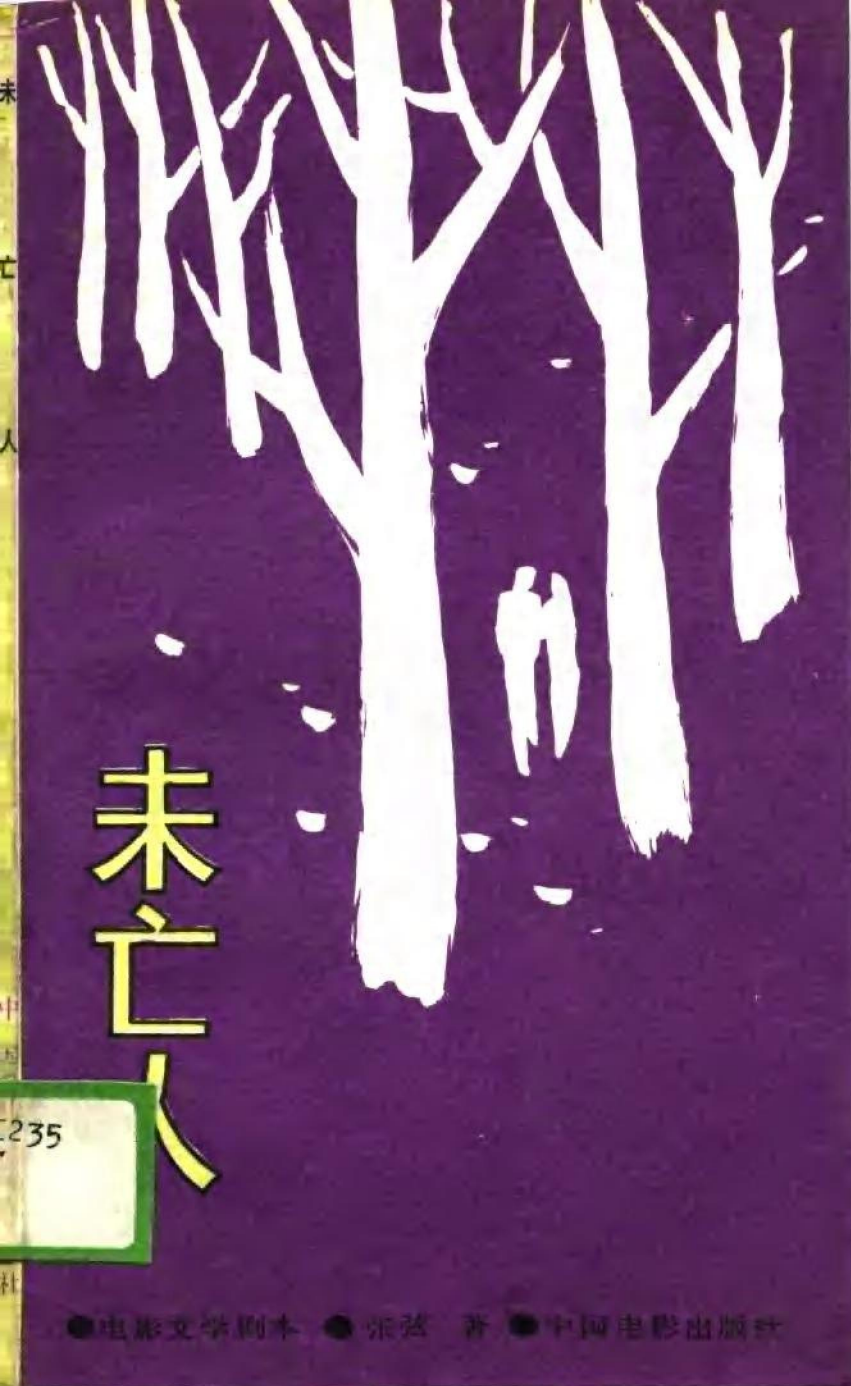




未亡人

235

●电影文学剧本 ●张弦 著 ●中国电影出版社

内 容 说 明

市委书记的遗孀爱上了一个邮递员。这是在患难中产生的真挚情感，然而，却受桎于强大的外界压力和他们自己内心的困扰。剧中主人公复杂的心理活动在生活化的细致描写下得以体现；同时反封建的主题在这个作品中被开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上。全剧不仅以情动人，而且留下了令人深思的广阔空间。

这个剧本85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成片。影片定名为《秋天里的春天》。

责任编辑：朱 珠

未 亡 人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2 $\frac{1}{4}$ 插页：2 字数：41,000

1988年3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：1 2,000 册

书号：10061·537/ISBN 7-106-00016-7/I·0008

定 价：0.76元

—

1969年秋。某中等城市。

设在地下室的“群众专政指挥部专案室”。

昏黄的灯光照在一张凌乱不堪的办公桌上。

“专案人员”老张在桌边踱来踱去。

他慢吞吞地回到桌前，指着一张薄薄的“交待材料”：“就这些？没有新内容了？”

坐在他对面的女人把头一偏。

“他过去的事儿，没跟你谈过？”

“没有。说过多少遍了：没有。”女人僵硬地回答。

“夫妻之间嘛，闲聊的时候……”老张故意漫不经心地点燃一支烟。

女人不耐烦地转过身来。于是我们看到她的正面：面容憔悴，神情疲惫，一双动人的大眼睛里闪烁着愤怒和轻蔑。她就是本市市委书记郑维明的妻子周良蕙（三十二岁）。

老张的上级，一个矮胖子，走过来。在老张耳边叽咕几句。

老张：“好吧！你回去再好好回忆回忆。”

周良蕙忿忿地走出地下室甬道。

阴暗潮湿的甬道，空寂无人。两旁的墙上尽是前两年大字报的残迹。

二

巷子里，破旧的房屋、板棚前，刚下班的职工们有的生炉子，有的在洗菜。

邮递员罗立平（二十九岁）推着车子在送信送报。他乐观、开朗，见人就笑呵呵地打招呼。

周良蕙的家：一间破旧、狭窄的小平房。

儿子扬扬（十三岁）在一块红布上面着“红心”。

周良蕙坐在门口的小凳上摘菜。

大门外，自行车的铃声一响。

“报纸来啦！”罗立平喊着，推开虚掩的大门，答讪地：“还没做饭哪？”

“嗯。”周良蕙接过报纸。罗立平匆匆走了。

“妈，剪刀呢？……”扬扬在房里喊。

周良蕙心事重重，没理他，径自到天井里的水龙头前淘米洗菜。

“周良蕙！”门口出现了矮胖子和老张，“跟我们去一趟。……”

吉普车来到领导干部住宅区，在一幢带院子小楼房前停下。周良蕙跟着那两人下了车。

矮胖子跟这幢房子的新主人打了个招呼，径直朝楼上走去。周良蕙狐疑地跟在后面。

他们穿过二楼的一间客厅，在贮藏室门口停下。老张撕掉门上的封条，拿出一串钥匙，但没

能打开锁。

他把钥匙串交给周良蕙，周良蕙熟练地挑出另一枚钥匙，一下就开了门。

房里，堆满家具、箱子、书籍，蒙着厚厚的灰尘。

两人动手翻检箱子。周良蕙冷眼看着。

她的目光移到那间客厅里，沙发，立灯，古玩橱，墙上的字画……一切都那么熟悉，那么亲切。

她不由自主地走近花盆架，架上的一盆米兰，叶子已经黄得象蜡似的，显然早已枯死了。周良蕙用手指抠了抠板结的泥土，心中不胜凄然。

屋里，矮胖子翻开一本日记，一张旧照片落到地上。

他拾起来，上面是一个身穿护士服的青春焕发的少女：年轻时的周良蕙。

老张凑过头来看：“年轻的时候，真漂亮！”

矮胖子一笑，“难怪郑维明一见钟情哪！……”

楼梯口。他们向下走来。

周良蕙突然站住：“老张，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见他？”

两人不答。

“他的问题到底什么时候能解决？”

矮胖子走到门口，才阴沉地说：“定案之后，我们会通知你的。”

接着，他们好象有点慌张似地匆匆钻进了吉

普车里。

周良蕙疑惑地望着走远了的车子。

三

秋雨潇潇。

周良蕙的家。顶棚上漏着水，两只接漏的脸盆发出“叮叮、冬冬”凄凉的声音。

周良蕙坐在床边，疑虑重重。

突然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向她袭来。她张惶失措地站起来，走到门边，又回头坐下。

终于，她想出了个主意。跳起身来，打开衣柜，胡乱拣了几件丈夫的衣服，打了个小包，刚要出门，又回身从抽屉里拿出一条牡丹牌香烟塞在包里，出去。

她推开专案室的门。

室内，烟雾呛人。四、五个“专案人员”正在开会。从他们一见周良蕙顿时露出紧张的神情看来，他们讨论的事正和她丈夫有关。

周良蕙把小包放在桌上，示意让他们检查。

但没有人碰它。其中有两个人悄悄走开了。

老张望望矮胖子。

矮胖子无可奈何地开了口：“拿回去吧！”

周良蕙疑惑地望着他。

“不用了！”

周良蕙微微一颤，“怎么？为什么？”

矮胖子：“你……你坐下，冷静点。”

周良蕙缓缓坐下，两眼紧张地盯住他。
沉默。

门外的甬道，空寂无人。
突然传出一声喊：“胡说！……你胡说！”
这颤抖的、绝望的喊声，在阴暗的甬道里引起嗡嗡的回音。

四

蒙着黑布的小镜框里，嵌着郑维明的遗像。

他年近五十，目光炯炯，含着亲切的微笑。
周良蕙鬓角上插了朵白花。她两眼呆滞，神情木然，一动不动地坐在床边。

扬扬坐在她身边的小凳上，也在发呆。

房里的空气好象凝固了。

远处传来一声清脆的自行车铃响。

“周良蕙，汇款单！”随着喊声，脚步进了天井。罗立平敲了敲门：“周良蕙！……”

沉浸在哀痛中的周良蕙什么反应也没有。

房门推开一条缝，罗立平探进半个身子，快活地：“有人寄钱来啦！……哟，……”

屋里的气氛使他顿时缩住了话头。他的目光移到遗像上，不禁怔住了。

扬扬默默地走过来。罗立平悄声地，“要盖图章……”

他接过图章，把汇款单交给扬扬，又向周良

蕙投以同情的一瞥，走了。

五

“嚓、嚓、嚓……”鹅毛管刷子有力地刷着水磨石地面。

周良蕙在刷厕所。她穿着工作衣、胶靴，袖口卷得老高。冷漠的神情中含着深深的悲愤。

她拎起一桶水，猛冲地面。

市委办公大楼的楼梯上，周良蕙在拖地。

一个青年干部上楼，她的拖把差点碰上他的脚。

青年干部跺跺脚，没好气地：“瞧你，看着点儿！”

周良蕙头也不抬，默默地继续拖着。

“哗——”自来水急速地冲击着铁桶，水珠四溅。

周良蕙在水池前洗拖把。

另一只铁桶伸过来，周良蕙回头，见是同她一样监督劳动的许萍。

许萍同情地：“想开点儿，注意自己身体……”

有人进了厕所，许萍连忙拎起水桶走开。

周良蕙疲惫地回到家。推开大门，她一怔：天井的一角坐着个人。

“哥哥！”她叫道，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
“哦，你回来啦！你这儿好难找……”她哥哥周良松笑着站起来，提起身边的旅行包，顺手

把垫屁股的报纸也拾了起来。

房里，周良松一面从旅行包里拿出一样样的东西，一面不断说着宽心话：

“这是妈给你做的丝棉背心，怕天一冷你又要发胃病。她老人家身体还挺好，晚上不大咳了。我配了两付药在吃。……花生米，你们这儿买不到吧！县里有农民偷偷挑来卖……这是你嫂子给扬扬做的棉袄，……”

周良蕙默默注视着哥哥，他穿的旧卡其制服已经放出了一道显眼的边，裤腿上两块大补丁，皮鞋上也补着一块疤。

“你呢？你怎么样？”她问。

“我挺好，没受什么影响，真的，你放心！上个月，领导已经叫我回药房配药了。……后院子那块空地，我种了点菜，下了班，浇浇水，家里吃菜也就不用愁啦！噢，家里鸡下的蛋，新鲜！……”他瞥了妹妹一眼，拿着鸡蛋的手，悬空停住了。

周良蕙眼里满含着热泪。

兄妹俩相对无言。

周良蕙喃喃地：“要你花这么多钱，大老远的来看我。……”

“咳，看你说的！”

“妈全靠你和嫂子负担，我一个钱也拿不出来给她……”

“怎么说这种话。我们就盼你，好好地……”

“有时候，我，我真不想活了！”周良蕙呜咽

起来。

“阿蕙，你……千万不能这么想，千万别这么想！阿蕙，你还年轻，你还有扬扬，要靠你抚养成人。形势总会慢慢好起来的，你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！听见吗？阿蕙！”

周良蕙不住地拭着泪。

六

罗立平在巷子里送信。

巷口。一群放了学的孩子吵吵嚷嚷。

“给他‘架飞机’，‘架飞机’！……”一个高个子小孩喊着。

一群调皮孩子给扬扬架上了“飞机”！

高个子：“你认罪不认罪？狗崽子！”

“你才是狗崽子！”扬扬挣扎着，踢了高个子一脚。

高个子挥拳把扬扬鼻子打得淌血了。

过路的大人们来拉架。罗立平挤进人堆，一把抓住高个子的手。

“你干嘛欺侮同学？”

孩子们一哄而散。罗立平才看清挨打的是扬扬：“哟，是你呀，扬扬！……”他转身揪住高个子：“走，找你家长去！”

“不要你管！不要你管！”高个子挣扎着。

一个女同学领着周良蕙匆匆过来，“哎哎，扬扬，你怎么啦？”她擦了擦扬扬的鼻血，忙过来拉罗立平：“小罗同志，算了，算了！”

天井里。周良蕙打开家用的小药箱给扬扬上药，“谁让你跟他们闹来着！……”

“你别怪他！”罗立平同情地，“真可恶！大人叫人给整死了，孩子也跟着倒霉！……”

周良蕙难过地垂下了头。

“扬扬！别跟他们玩！”罗立平说，“礼拜天，罗叔叔带你玩儿去！啊？”

“嗯！”扬扬笑了。

周良蕙感激地望望罗立平。

七

深秋。天高气爽。温暖的阳光照在小河边的草地上。

罗立平躺着，扬扬坐在河边，手举钓鱼竿。

扬扬：“鱼怎么还不来呀？”

“他们在开会，开完会还要一起唱个歌！”罗立平从挎包里取出苹果，削着，“你听，唱了，唱歌了！听见没有？”

扬扬咯咯笑了。

远处隐约有关车的鸣声。

扬扬：“火车？”

“嗯。这儿你没来过吧！”

“没有，我爸爸从来不带我出来玩。”

“你坐过爸爸的小汽车吗？”

“他才不许我坐呢！……罗叔叔，你认识我爸爸吗？”

“我认得他，他不认得我。我听过他一次报

告，讲话挺带劲儿的。”罗立平把削好的苹果递给扬扬，“你爸爸喜欢你吗？”

扬扬点点头，啃着苹果，又说：“有时候也打我。有一回，他在家跟两个叔叔谈话，我在楼梯口玩炮仗，‘砰——’好响！这下把爸爸惹火啦！叔叔一走，他狠狠地打了我一顿！”

罗立平哈哈大笑，“那你怕他吗？”

“嗯，他在家总不笑。我妈也有点怕他。”

罗立平又笑起来。突然他喊道，“来啦，来啦！别动！……”抢过鱼竿一提，果然钓上了一条小鱼。

扬扬兴奋地大笑大嚷，扑过来抓鱼，在草地上打了个滚。

苹果皮、纸袋，在河面上漂着。钓鱼竿插在河边的泥土里。

附近的空地上，罗立平在教扬扬骑自行车。

“眼睛看前面，对！使劲蹬！身子放松！……好！很好！”

扬扬歪歪扭扭骑着。

“别怕，只管蹬！朝前看！……对，我扶着呢！使劲！……”他渐渐撒开了手。

“啊！啊！”扬扬兴奋地叫喊着，骑远了。不料他车头一歪，直朝河边滑去。

罗立平赶忙追上来，大声喊：“刹车！刹车！”但车子早已冲进了河里，“扑通”一声，扬扬翻身落水。

八

罗立平的家里。洗过了澡的扬扬，穿着过大的邮递员棉制服，正捧着碗姜汤在喝。

“太辣啦！”他皱着眉头。

罗立平的母亲在一旁微笑着，“辣点好，出一身汗，寒气就赶跑啦！……咳，都怪你罗叔叔这个冒失鬼！”

“扬扬，河水好喝吧！甜丝丝的。嗯？”罗立平也洗了澡，在刮胡子。

扬扬：“我爸爸也有这种刮胡子的刀子。……”

“那当然，男人个个都有。”

罗妈妈：“你还冷吗，扬扬？”

“我都出汗啦！”

隆隆的火车声，自远而近。扬扬忙放下碗，跑到窗口，只见一列火车，就在窗前不远处轰轰隆隆地疾驶而过。

“啊，你家多好！”他喊道，“天天可以看火车！”

“那好呀，你就在我家住吧！”

“快送他回家吧，立平！”罗妈妈拎着一兜洗过的衣服过来，“人家妈妈要等急啦！……”

铁道旁的小路。罗立平骑着车，前杠上坐着扬扬，车把上挂着装鱼的小罐子。

“丁当，丁当！”扬扬开心地摁着车铃。

周良蕙家，天井里。

铁罐子里的小鱼倒进了一只玻璃瓶里。

扬扬喊：“妈，你来看，是我们钓的！”

周良蕙一边晾衣服一边说：“这孩子，从来还没有这么痛痛快快地玩过呢！”

罗立平：“让他早点睡吧！多盖点被子，焐一焐！……嗨，真把我吓坏啦！”

“妈，你看呀！”

周良蕙过来看看玻璃瓶里的小鱼，笑着说：“这种草鱼养不活的，又不是金鱼……”

扬扬却饶有兴味地欣赏着。

九

冬天。

小巷里，来了个身穿军大衣的女人。她不时看看门牌号码，又向抱着孙子晒太阳的老人打听：

“请问，二十一号在哪儿？”

正在晾衣裳的居民小组长警惕地望望她：“二十一号，你找谁？”

“找周良蕙。”

“你是哪儿的？找周良蕙有什么事？”

女人把脸一沉，叉起腰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找她有事，你管得着吗？”

她这副架势把居民组长吓愣了。

周良蕙家里。

“什么玩艺儿！过去想巴结你却巴结不上，如今把你当个贼防！”女人脱下军大衣朝床上一

扔，“唉，你这个日子可怎么过呀！”

周良蕙边泡茶边笑着说，“你呀丽丽，还是这个脾气，一点儿也没变！”

“脾气没变，心可变了！”杨丽丽接过茶，自嘲地一笑，“变硬了，变冷了！……”

周良蕙不解地望着她。

“你还不知道吧：我跟小马散伙了，上个月办的离婚手续……”

“怎么？”周良蕙吃了一惊，“为什么离婚？你们俩感情那么好！……”

杨丽丽凄然一笑，“有什么办法！他的问题多啦：反动权威，海外关系，在大学里跟外国留学生通过信，‘里通外国’！……下了大牢啦！”

“啊呀！……不过，你是了解他的。当时你那么爱他，放弃了大医院跟他去山区……”

“那是我太天真，太幼稚！傻瓜！”

“丽丽！”

“那时候想得多美！事业，理想，爱情……哼，结果怎么样？吃苦，受罪，反革命家属！……我受够了！”杨丽丽掏出一支烟来，点燃。

周良蕙想安慰她，又无话可说。

“那，小芳芳怎么办呢？”

“归我。我刚把她送到我妈那儿。路过这里，来看看你。……你过得怎么样啊？”

周良蕙苦笑地：“你不都看到了？”

“咳，真想不到！……在学校的时候，谁不说你人好？可一毕业，你突然嫁了个大首长，

同学们在一块儿，骂你糊涂的，骂你向上爬的，什么都有。我可当面不饶人：你们别吃不上葡萄嫌葡萄酸！后来我看你过得不错，当了副处长，老郑人也挺好，真为你高兴呢！谁也没想到他又让你受这份罪！”

“不能怪他，他是个好人。……我现在只有咬着牙过下去，尽到作妻子和母亲的责任。”

“良蕙！我们做女人的，真不幸啊！”杨丽丽突然哭了起来。

十

邮局。分检科的职员在紧张地分信。

“小罗！”中年女同事李大姐喊住罗立平，拉他到一边，“给你约好啦！星期天，下午二点半。”

“好，好！那谢谢你啦！”罗立平笑着说。

“理个发，换套象样点的衣服！听见没有？”

“知道知道。……噢，李大姐，我的家庭出身，你跟人家说清楚了没有？别又象上回那个……”

“说啦，说啦！人家要先看看你的人！”

“那好，那好！让她好好看看！”罗立平憨笑着。忽见一个职工在搬架子上的邮袋，忙喊道，

“喂，喂！当心当心！”

他跑过去在邮袋后边取出个小金鱼缸。缸里有三、四尾小金鱼在游。

“嘿，这么大的人，玩这个？”

“穷开心呗！”

“扬扬!”罗立平托着金鱼缸，兴冲冲地进了周良蕙家的天井，一推门，只见搞专案的矮胖子 and 老张正在和周良蕙谈话。周良蕙面有愠色。

罗立平不自然地笑笑，“扬扬还没放学？给他这个……”他放下金鱼缸，转身要走。

“喂，”老张喊住了他，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罗立平慢慢地回过头来，斜了他一眼，掀了掀他的绿制服，表示回答。

老张显然大为不满，他盛气凌人地问：“你知道她是什么人吗？”

“知道，当然知道!”罗立平故意装出一副傻里瓜叽的样子，“周良蕙。朝阳南路双井巷二十一号周良蕙!”

矮胖子不屑地，“走吧走吧！以后少到这儿来!”

“嘿嘿！那可不行!”罗立平把嘴一咧，傻笑着说，“不能少来。一天三次！一次报，两次信！抓革命促生产!”

老张恼怒地：“你噜苏什么!”

周良蕙暗示他快走。

但罗立平下决心要耍弄一下这两个家伙，他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：“你们知道我是什么人吗？”

两人望着他发愣。

他整整衣领，踱着方步走近他俩。

“我是：工人阶级!”他用大拇指点点自己的鼻子。突然提高了声音：“工人阶级领导一切!”

说完，大摇大摆地走了。